

第八回 償金贖聘有心用術反墮人術中 信筆題詩無意求婚早攬身婚內

詞曰：

千方百計將他算，只道他無干。誰知他算便精神，早已無聲無臭暗謀人。

謀人只道將人葬，自占高枝上。請無煩惱請無嗔，何期陪茶陪酒折夫人。

右調《虞美人》

話說卜成仁、強之良，因欲取出這個玉支璣，要管小姐辭長孫尚之聘，又要長孫尚行作自家之聘，只得又到縣裡來候李知縣。見了說道：「前蒙老父母大力，追出長孫尚的玉支璣來。

若論聘物已無，這婚姻自然要算斷了。奈何長孫尚無恥，說是管小姐送出的與他無干，還要胡賴。故治晚生又大膽來求老父母大人，望推家父薄面，委曲賜與治晚生領出去，將這段婚姻決絕了，即當繳上，不知老父母大人肯用情否？」李知縣道：「賢契之命，自當領教。但此物前追出時，已執定是庫中官物，故能追出，才即登冊入庫，今日怎好私自取出。」卜成仁道：「事原不順，本不當求。只因過蒙老父母大人破格垂青故不識進退，為此無厭之求。」李知縣聽了，躊躇道：「庫中官物，是不便取出。萬一台兄必欲要用，只好說公務緊急，取此物變賣，庶不致有罪。」卜成仁忙打一恭道：「多感玉成。乞老父母大人定一價，容治晚生備了來領。」李知縣道：「玉支璣，古之寶物也，價原無定，即千金亦不為多。但在台兄，怎好過取。只備百金上庫，以應故事罷了。」卜成仁聽了大喜，忙叫家人取了一百兩紋銀，交到縣堂，領了玉支璣回來。誰知這玉支璣，原非庫中之物，李知縣竟暗暗的將百金笑納了。正是：

鷗嘴慢言利，休誇蚌肉新。

兩家都有損，便易是漁人。

卜成仁既得了玉支璣，就依著強之良，仍叫張媒婆來見管小姐，說道：「前日小姐追悔，誤將玉支璣交到縣中，無以絕長孫相公之念。今卜公子因慕小姐，便已不惜百金之價繳入縣中，將這玉支璣領了出來，故又著老媳婦來請問小姐，還是怎生交還長孫相公？」管小姐道：「原來已領回來了，卜公子真好手段。但這玉支璣要在我手中交還他，也不打緊，卻不好無故開口。他有事尋我，我便取出來還他，一刀兩斷也好，只是要多費些時日。我想卜公子既有手段，又不怕人，何不就明說是問縣官討出，送還長孫相公，叫他就作定他妹子之聘。又見得有本事，又見得俠氣，又見得慷慨直截，且好先塞倒他無聘之辭，又好後留我更端之地，豈不妙哉。這玉支璣一有著落，則我之婚姻不辭而自斷矣。我的主意盡於此，你可報知卜公子，請他上裁。他若是沒膽氣，定要我交還也使得，只要從容幾日，不可屢屢來催。」張媒婆領了言語，只得又報知卜成仁。卜成仁聽得說他有手段，滿心歡喜，因又與強之良算計。強之良大贊道：「這管小姐真是多才女子，這話甚是說得中聽。末後兩句，更點醒得明白。這玉支璣與其要管小姐伺前伺後的交還他，何不竟等小弟攜去，交付與長孫無忝，他自樂受。倘不樂受，也叫他作聘行來，他不好又說個貧而無聘。他就看破了，不肯以卜家之物，行卜家之聘，恐怕後來牽扯，少不得要我帶回。我帶回，只說是他托我行聘，他也是一張嘴，他如何賴得我過。玉支璣既明明到了卜家，則吾兄又可以名正言順去求矣。」卜成仁見強之良剖析的明白，愈加歡喜。因就將玉支璣交付與強之良，去見長孫尚。正是：

夢中說夢誰知夢，鏡裡看花明是花。

不道醒來移去後，一些形影沒抓拿。

強之良自攜了玉支璣，竟到管家館中，來見長孫尚道：「無忝兄恭喜了，小弟物來奉賀。」長孫尚道：「小弟門孤且貧，又未逢青眼，有何喜可賀！」強之良道：「目下就不貧不孤了。前日卜兄所議的親事，今幸已諧矣。」長孫尚道：「貧儒寸絲也無，諧之一日，恐不易言。」強之良道：「實實諧矣。小弟怎敢有欺仁兄。」長孫尚笑道：「此事若諧，莫非朝廷又新定了一款不用聘物之婚禮了。」強之良也笑道：「聘物雖用，卻有豪俠朋友，肯相假借，這又非婚禮之所能拘矣。」長孫尚道：「假借之事，雖或有之，卻非我長孫尚所敢望也。」強之良道：「無忝兄反說了。正惟無忝兄才高名重，方有人假借。兄若不信，待小弟取出來與兄一看，方知非小弟之妄言也。」因在袖中取出玉支璣，放在案上，解開了與長孫尚看道：「這豈不是君家故物麼？」原來卜成仁在縣中取出假玉支璣，要來攬哄的這段情由，管小姐怕長孫尚說錯了話，已叫兄弟管雷與長孫尚說得明明白白，叫他怎生答應。

故長孫尚一見了玉支璣，假裝驚訝道：「這件物事，已被李知縣強迫入庫矣，不知吾兄又從何處得來？」強之良道：「兄不消驚訝，天下知己能有幾人，總是卜兄敬重仁兄之才品，欲與他令妹仰攀，又恐兄以無聘推托，故不惜厚資到縣中贖取出來，以贈仁兄，即為他令妹行聘之用。雖貨財不足為重，然卜兄敬兄的這片肝膽，可謂古今無二矣。仁兄不可不知。」長孫尚又驚訝道：「原來卜兄為小弟之事，如此費心費財，真高義溥天矣，但恐不便。」強之良道：「為何不便？」長孫尚道：「定聘者，以我之物，征他之信也。若吾之物，仍是他之物，則此信將何以徵？」強之良笑道：「兄不要迂了。天下之物，那有常論。其初。原兄之故物也，不意為縣尊追去，則又縣尊之物，而非兄之物矣。今既為卜兄贖出，則又卜兄之物，而非縣尊之物矣。卜兄今既舉而贈兄，則又乃兄之物矣。兄以之為聘，又有小弟敬執柯斧，怎見得不足徵信？」長孫尚道：「長兄高論，固出尋常，但恐不足以服世情。既承卜兄見贈，且容小弟領下，再商其可何如？」強之良道：「留下再商，自當聽兄。但小弟與兄，忝在相知，莫怪小弟說兄縱取青紫如拾芥，自有嫦娥相愛，卻還未曾到手。他一個尚書小姐，也未嘗不如嫦娥，又情原唱隨，為何還要再商？」長孫尚道：「待商者，不是有疑而待決也。只因向日小弟納玉支璣與管岳父時，管小姐曾答一詩，前日玉支璣雖被縣尊奪去，而其詩箋仍為小弟收藏。今玉支璣既重取回別聘，則管小姐詠玉支璣這首詩，理應繳還。但思玉支璣，雖稱寶物，必得佳人之題而增重。若繳還其詩，而單以物致，只覺減色。若並詩而往，又不相宜。前卜兄盛稱其妹詩才過於管，不知可也求得一首為玉支璣添色。若能遂願，則失一詩而得一詩，或不至為管小姐所笑，所以欲商也。不知仁兄何以教我？」強之良道：「他令妹既稱有才，要詩或亦不難。但先去索題，未免露輕薄之相。莫若還是先送了玉支璣聘物去，然後求詩方為合體。」長孫尚道：「此論於禮雖合，卻於情只覺不安。以他之物，為我之聘，若再不賜詠一詩，則要認則認，要不認則不認，一聽他為證，我卻全無把臂。小弟所以牢執管小姐之詩而不放，也還望仁兄為小弟開解。」

道：「仁兄既執意如此，小弟怎敢相強。待弟再與卜兄商量，卜兄愛兄敬兄，或者另有主意。這玉支璣就留在兄處也不妨。」長孫尚道：「如此多感。」強之良遂放下玉支璣，起身別去。正是：

將蝦釣蟹雖然巧，順手牽羊卻又乖。

慢道人心多委曲，大都天意有安排。

長孫尚受了管小姐之教，將做詩的題目，去難卜成仁，拿穩卜成仁做不出玉支璣的詩來。不期卜成仁這個妹子，小名叫做紅絲，是後母所生，與卜成仁不是同胞。後來後母死了，卜尚書又娶了後母。這紅絲才三四歲，竟是一個柳乳母撫養成人。父母既年年在朝做官，後母又不是親娘，哥哥又不是親兄，雖名分叫做母親、哥哥、妹妹，卻情意都不甚相親。尚書人家廳屋又多，衣食又足。雖說是一家，卻你前我後，你東我西，竟象三家。有甚事情方才一會。所以各人所為，各自並不往來。這紅絲小姐，雖在閨中孤立，卻天性聰明，凡事一看就知，卻又性情純淑，不在人前賣弄。到了八九歲上，別無所好，只喜的是看書寫字。父親一樓書籍，哥哥又全不料理，盡著她朝夕記誦。只有柳乳母是她的心腹，又喜得柳乳母的父親，是個老教書先生，讀書到有甚不明之處，就叫柳乳母去問他父親。所以到了十二三歲上，就能詩能文。往往做了，又叫柳乳母悄悄拿與他父親看，只說是公子做的，不知好壞。柳教書看了，甚是稱贊道：「原來公子胸中如此大通，實不愧尚書之子。」柳乳母報知紅絲小姐，小姐暗暗歡喜，愈加誦讀。到了一十六歲，竟下筆如神。紅絲小姐雖有如此才華，卻深藏不露。不但外人不知，就是自家的母親與哥哥也不知道。

恰好這一日，卜成仁與強之良商量，若不做詩，竟賴做受他之聘，也不為難。只怕長孫尚不肯還管小姐之詩，則就算受了聘，管小姐也不肯便應承，豈不與不受聘一樣。再三算計，無可奈何，只得四下裡央朋友代做。這個也回道題目難，做不來。那個也辭道，題目沒抓拿，實實做不出。又抄了管小姐的原詩與人看，人看了，都吐舌道：「這樣题目的詩，是千遇一的了，如何再做得出。」二人再四想不出主意來。卜成仁忽想道：「這是個古題目，古人定然做過。我家父親一樓書，內中無數的詩集，難道就沒有有一首在內，待我去查查看。就是尋不出詩來，倘查著些玉支璣的故事，抄出來央人去做，也還容易下手。」強之良道：「有理，有理。」

卜成仁遂別了強之良，忙忙來家，一逕走到書樓前來，只見樓門是開的。因問道：「樓門為甚開在這裡？」侍女答應道：「小姐在上面。」卜成仁暗相道：「她又不讀書，在上面做甚麼？」急急走上樓上看時，只見妹子紅絲，據著一張大書案，正在那裡拂花箋，打稿兒。看見卜成仁走來，忙將花箋捲起，立起身來相迎道：「哥哥從哪裡來？」卜成仁看見妹子象是個做詩的模樣，心下又驚又喜，也不答是哪裡來。先問道：「原來妹子會做詩。做的詩，他的詩怎不與為兄的一看？」紅絲小姐道：「晝長無事，聊以消遣，怎算得做詩。方才佛紙，因沒有題目，尚不能下筆。」卜成仁道：「妙得緊。愚兄有一個題目在此，妹妹既有興，何不與愚兄賞鑒賞鑒？」紅絲小姐道：「哥哥，是個甚麼題目？且請寫出來，與妹妹一看。」卜成仁道：「這題目，雖甚是風雅，卻又甚是枯淡，實難下筆。因見一個閨秀題了一首，十分可愛思量要和她一首，卻再做不出。」因在袖中將管小姐詩稿兒取出來，付與紅絲道：「妹妹若是和得一首出，便要算班謝再出來了。」紅絲小姐接了，細細看完，說道：「這題，實實風雅，實實枯淡，已是難於下筆。又被這位才女子出來做了，見更枯淡了。莫說難做，就做了，恐亦不能壓倒元白，倒不如不做，藏拙罷。」卜成仁看見妹子口角，像個做得出的光景。便一味攛掇道：「妹妹一個閨秀女兒，若做得成篇，就是奇事了，怎想要壓倒元白？」紅絲小姐道：「哥哥既是這等說，待妹子胡塗亂抹一首，以發一笑。但哥哥拿與人看，卻萬萬不可說是妹子做的。」因將捲起的花箋，重新打開了，信筆和詩道：

奉和《玉支璣》詩步原韻

天孫黼黻理玄黃，杼柚高低我贊襄。

錦縷分開無罣礙，冰絲拿直不能當。

終笛力佐寒衣苦，一片心隨夜織忙。

若問荊山新玉樣，再看何石不成章。

紅絲小姐寫完，遞與卜成仁道：「哥哥試看一看何如？若是不可，就是不要拿去了，恐為外人笑。」卜成仁雖看不出好歹，卻見她做得從容，寫得精美，及細細讀去，卻又鏗鏘有韻。想道：「是好。」因滿心歡喜，稱贊道：「真做得好。怎麼妹子有如此才華，連哥哥也瞞著？若不是今日看見，哪裡曉得。」說罷，就拿了出去。紅絲不知拿去何用，放心不下，因叫柳乳母暗暗打聽不題。

且說卜成仁拿了詩，忙忙又尋見強之良與他看。強之良看了，大驚道：「原來古人原有此妙詩，你在哪個集中尋出來的？」卜成仁笑道：「倒不是古人，反是今人。」強之良搖著頭道：「我不信今人中，有如此高才的男子。」卜成仁笑道：「倒不是男子，反是個女子。」強之良聽了，驚訝道：「果然是真麼？」卜成仁笑道：「怎麼不真。若不真，這詩是哪裡來的？」強之良道：「若果真，則是青田縣又出了一個管小姐了，萬望見教是誰？」卜成仁道：「你道奇也不奇，不是別人，恰恰正是我舍妹。」強之良道：「既是你令妹有如此美才，何不見仁兄說起？」卜成仁道：「一向連我也不知道。」就將到樓上尋書，撞見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。強之良道：「原來如此。明日仁兄娶了管小姐來家，正好口及唱詠。」卜成仁道：「這且慢算，且講跟前的了。如今既有了詩，還是如何？」強之良道：「沒甚如何。待小弟將詩送去，叫他將玉支璣作聘金來。再叫他將管小姐的原詩繳去，以便仁兄好求，則一場事定了。若後來令妹之事，只消小弟把嘴掉轉，便一毫無用了。」二人算計停當，強之良竟送詩來，只因這一送，有分教：將錯就錯，弄假成真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玉支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